

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 冲突与选择

——西方高等教育思想演变的理论反思

· 邬大光 ·

西方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自中世纪算起已有近千年的历史。高等教育思想经历了无数次的冲突与选择,这些冲突直接反映了西方高等教育在从工业化向现代化的转变过程中历史发展的轨迹。尽管中西方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有差别,但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对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作出自己的选择。虽然选择的时间有先后,表现的形式有区别,选择的实质性问题也会有差异,但从历史中可寻求真知,从比较中能获得借鉴。反思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在社会变迁中的抉择,对于确立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取向和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高等教育思想的冲突与选择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按照传统的分析方法,可以划分为如下几种冲突:宗教与理性、学与术、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新大学与旧大学、个人理想主义与个人功利主义、以国家为核心的教育价值观与以个人为核心的教育价值观、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以及社会服务与教学的冲突等。不难看出,透过上述冲突的表面现象,就会发现在这些冲突的背后,有一种起统合与支配作用的教育价值观,这就是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说,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是探索西方高等教育思想演变的逻辑的历史起点,是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发展的主旋律。即使是在现代高等教育思想的发展中,仍可看到理性主义或功利主义的烙印。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也可以从这一对矛盾的冲突中找到自身的起点。

一、界说与理论基础

哲学意义上的理性主义,理性是指神的属性和人的本性,凡是合乎自然、合乎人性的就是理性;主张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标准,建立一个理性和永恒主义的王国。哲学意义上的功利主义,是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认为个人利益是唯一的现实利益,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的利益的总和。西方高等教育思想中的理性主义,是指在教育过程中强调教育的对象是人,以人及个性的自由发展作为教育的最高原则。在教育过程中实现人的自我完善,抛弃教育中的实用性与职业性,主张教育是生活的准备,而不是职业的选择,尽量保持教育与经济生活的距离。教育上的功利主义,是指将教

邬大光 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

育活动理解为个人被动地应付环境的活动,认为衡量教育的标准是实现价值和创造价值,教育是为职业选择做准备,社会的需要就是教育的需要,也就是人的需要,教育要以社会发展作为最高目标。本文研讨的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主要是围绕着教育上的涵义的。

布鲁贝克在其所著的《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把美国的高等教育哲学分为两类: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这两种哲学交替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并占据统治地位。在他看来,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大学趋向于把“闲逸的好奇”精神对知识的追求作为目的,主张大学的目的就是使人了解人类生存的世界。简言之,大学的目的就是探索真理。以政治论为基础的大学观认为,探索真理不仅是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因为它对国家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如果没有大学,想理解我们复杂的社会以及促进社会发展是不可能的”。^①布鲁贝克的两种分析从另一个角度旁证了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这对于理解本文所提出的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界说是极有帮助的。

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各自作为较为完善的指导高等教育实践的思潮是在19世纪形成的,但是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为古代西方思想的泰斗,经常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教育。对他们俩人来说,教育艺术是最高政治艺术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对他们的教育观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是把教育作为一种个人的过程,把个体的理性发展放在第一位的。他认为:“首先,人的理性和理智是本性力求达到的目的。因此,公民的出生和道德训练,都应当依据他们来安排”,“理性是人的决定性的形式或思想。正是理性最终在人身上揭示出来,并且从一开始就在起作用,推动和指导人的发展”。^②亚里士多德还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对教育的最终目的作了界定:“人类最高的理想是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将不完美的现实加以改造,引导它走向完美的理想世界。在教育方面,应该是发扬人性来改造现实,所以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完善”。^③

但对柏拉图来说,教育的社会意义远比对个人的意义重要。他认为“教育是保证国家统一的方法。国家是一个有机体,个人是有机体的组成部分。他的行动必须对有机体的健康有所贡献,以免有病或灭亡。”^④在他看来,个人对国家来讲是次要的,国家就是人的精神上的“扩大”,国家的性质依赖于国家的各部分人所接受的教育。他把人类的创造和教育活动看成“是为了全体,为了全体的生活的幸福”,“你创造是为了全体而不是全体为了你,”^⑤即“教育必须使个人形成这种在任何地方都献身于国家的态度。”^⑥一般认为,柏拉图的教育理想属于以国家为核心的教育价值观,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教育价值观的潜在意义是以个人发展服从国家发展的功利主义教育观。

应该说,就教育价值观而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冲突并不十分明显,更多地是体现了社会发展与哲学上的争论,他们的分歧也很难说是针对高等教育的,更多地具有教育的普遍意义。但是,如果说柏拉图所创办的“吕克昂”学园属于当时的高等教育,那么他们的思想就有了现实的意义。

二、发展过程与特点分析

1. 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时期(13—19世纪中叶) 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是西方近代高等教育的里程碑,同时也标志着高等教育进入了理性主义阶段,理性主义在西方近代高等教育思

想中占主导地位。在理性主义的支配下,高等教育以探索真理、完善人格为宗旨。例如,在西方最早的一批大学中,除巴黎大学外,大都座落在那些美丽的田园或小镇上,远离喧嚣的城市,对时代的千变万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思索的冥想中研讨过去的文化遗产,对产业革命、技术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经济的变化,其反应是迟缓的。尤其是在爆发产业革命的英国,教育的理性主义色彩更为明显,老牌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固守着古典与人文教育的宗旨,受教育本身成了一种个人价值的尺度,培养的基本上是脱离社会实际的“绅士”型人才。

19世纪初,德国的高等教育是世界各国的典范。洪堡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主张自由的个性教育,强调人的个性的自我形成,按新人文主义原则改革高等教育。他认为,传授高深的知识是大学的基础,但洪堡在这里提出的知识并不是实用的、专门化的知识,而是所谓“纯科学知识”。他所提出的科学研究,也不是实用性的科学研究。他说:“受到纯粹科学的教育,是教育人们去进行自动的、创造性的思想,去进行符合道德原则的行动,受过这样一种教育的人,以后在生活中也就是一个对集体最为有用、而且最能做出贡献的人,因为他拥有品格”。^①他认为大学的目的应该使学生有可能、或者说它迫使学生至少在他一生当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含任何科目的科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和思想上的完善。从这一思想出发,他反对大学进行带有具体目的的、实用的职业教育。洪堡的教育思想为古典的教育模式注入了新的内容,但并没有偏离理性主义。

如果说洪堡的教育思想还没有明确提出理性主义,那么西方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理性主义的宣言当推1828年著名的《耶鲁报告》。该报告主张,“没有什么东西比好的理论更为实际,没有什么东西比人文教育更为有用”。^②该报告同时指出:“大学里为本科生所开设的教学课程不包括职业学。专门化必须晚一点开始,即在学生证明他们已经掌握了作为所有高度智力成就的共同基础的知识之后才进行专业化的教学。心智的训练则使学生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③同时从高等教育的角度和理性主义的高度对高等教育思想进行理论探讨并给予一定的回答的是英国的红衣主教纽曼,他以理性主义作为大学的思想,奠定了理性主义教育观在西方世界的基石。他认为大学是“训练和培养人的智慧的机构。大学的功能不是研究,研究应该在其它的地方进行,大学讲授的知识不应该是具体事实的获得或实际操作能力的发展,而是一种状态或理式(心灵)的训练。”^④在他看来,理性的训练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为了保证人的理性训练在教育过程中得以顺利实现,纽曼提出了“全球性知识”的教学内容,他认为“全球性知识”是训练或发展理性的唯一途径。同时,他对牛津、剑桥的“绅士”教育极为赞赏,视之为高等教育的理想模式。纽曼的大学理想深深地影响了英国的高等教育。20世纪初,理性主义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重新崛起同样源于纽曼的大学理想。

理性主义的高等教育思想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与当时西方世界的历史背景有着必然的联系。首先,这是由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当时的高等教育只能远离社会经济生活的单纯的人的理性教育。其次,古希腊的“博雅教育”传统与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紧密结合,构成了理性主义教育的文化基础,传统文化的历史惯性为理性主义思想的发展开辟着道路。再次,理性启蒙、理性独立、理性崇拜是西方近代至16世纪理性进军的三部曲,西方高等教育是在理性主义的大潮中萌芽与壮大的。最后,高等教育职能的单一性决定了只能以理性主义作为唯一的价值选择。

2. 功利主义兴起时期(19世纪中叶——20世纪20年代)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得到了迅速发展,西方高等教育的“冰河期”开始解冻,同时也标志着理性主义的教育

思想开始受到功利主义的挑战。

功利主义的教育思潮首先在美国崛起。美国人的创新与独立精神促进了高等教育功利主义的进程。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于1789年成立了具有实用性的佐治亚州立大学，1820年又成立了专业性学院西点军校，尤其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毛雷尔法案”，使得高等教育与实用技术实现了新的结合。美国功利主义的教育思潮集中体现在康奈尔大学与威斯康星大学等新型大学身上，前者被称为“康奈尔模式”，后者被称为“威斯康星思想”。埃丝拉·康奈尔在康奈尔大学成立时宣告：“我将建立一所任何人都能受到任何一种学科教学的学校”。^①“威斯康星思想”的创始人范·海斯在回答什么是大学的主要职能时说：“教学、科研和服务都是大学的主要职能。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所州立大学，它必须考虑每一项社会职能的实际价值。换句话说，它的教学、科研和服务都应当考虑到州的实际需要”。^②大学的目标就是要把知识的光亮和发展的机会带给全国各地的人民，“服务应该成为大学的唯一思想”。^③他认为，这是现代大学发展的新观念。他们的这种思想与洪堡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美国的州立大学和农工学院都沿着“威斯康星思想”的轨道前进。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功利主义为其重要思想基础的选修制度在大学得到了广泛的推行，这就使得各种各样的实用性科类和课程，从商业管理到各类工程，从公共卫生到农业化学，从体育到各类教学法，都在大学确立了自己的专业地位，并被承认与古典人文学科具有同等重要的哲学价值”。^④正象美国教育史专家所指出的那样：“那个时代的基调是乐观主义、竞争与功利主义，应用科学比以往更重要”。^⑤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日本的高等教育在以国家为核心的教育价值观的支配下，充分体现了功利主义的教育思潮。森有礼作为日本驻美国的第一任外交官，目睹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变迁，在他回国担任文部大臣以后，他仿效的是美国功利主义的教育模式。在森有礼担任文部大臣之前，就十分重视实业教育，他向政府建议大力开展商业教育，当得知他的建议没有被政府采纳之后，便马上自己出资成立了森有礼商法讲习所，对开展实业教育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他认为在振兴经济上起重要作用的技术性科系，理所当然地应包括在综合性大学里面。在他的倡议下，东京帝国大学里面相继设立了工科大学和农科大学，从而成为除美国以外世界上最早设有技术科系的综合性大学。

可以看出，从19世纪中叶开始，功利主义的教育思潮波及到了西方各国的高等教育。即使是崇尚理性的德国和崇尚“博雅教育”的英国，功利主义的倾向也逐渐抬头。如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出现了两种模式，一为传统大学，侧重于“纯”科学和艺术的研究和训练，重视理论的学习和掌握；一为以实用为主的工科大学，侧重于工程方面的学科，与实践有更紧密的联系，它们比传统大学具有更严密的课程和更明确的入学要求。19世纪中叶英国的新大学运动，实质上就是重视技术与实用教育的运动。

功利主义的兴起有如下原因。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是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工业化的进程要求高等教育培养具有一定实用知识的专门人才，理性主义的教育已不能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第二，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形成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教学内容的扩大为高等教育开辟了广阔视野。第三，近代思想家们从对理性的崇拜、迷信到开始对理性的反思，以及从理性迷信下解脱出来，这一切直接动摇了高等教育中的理性主义。第四，高等教育自身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渐与社会经济生活发生联系，高等教育的功能逐渐扩大，并从中获得了生存的力量。以上原因促使高等教育从

理性主义向功利主义转变。

3. 两种教育思潮冲突与融合时期（20世纪30年代——80年代） 虽然功利主义的教育思潮在西方高等教育中很快就获得了市场，但是，理性主义作为西方高等教育的传统，并没有在功利主义思潮面前完全让步。如上所述，美国高等教育的功利主义色彩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也表现得更为尖锐。首先对功利主义作出哲学批判的是托斯泰恩·维布伦。他于1918年发表了《美国的高等教育》一书，勇敢地为维护研究性大学不受价值约束的客观性和反对“工业巨头”的污浊腐坏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而努力奋斗。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终于爆发了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全面论战。对功利主义大批特批的是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他写了一本《美国高等教育》。在该书中，赫钦斯重新点燃了理性主义的火炬。他的理论给美国高等教育界带来了极大的刺激，对大学问题的研究也突然盛行起来，美国乃至西方的高等教育研究从此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赫钦斯的理性主义思想源于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人的本质。他说：“教育应是主体为人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唯在发挥人性，使人达到完善的境界”，“其目的是人性不是人力”，“教育不应成为可悲的经济工具”。^⑥赫钦斯认为，无论古今中外，教育目的永远相同，绝不因人、因地、因时而异。他说：“作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功能，在各时代、各社会中都是一样的。因为功能是来自人之所以为人的性质”。^⑦针对20世纪初期功利主义在大学教育中的盛行，他感到这是大学教育的悲哀。他对大学毫无原则，放弃原有目的，徒从适应社会各方面需求而办学的态度深表不满，认为这是误人子弟，使知识支离破碎，而且使社会四分五裂，他将之形容为百科全书式的教育，教育的大拼盘与大杂烩。他说：“究竟大学应该服务社会，还是批评社会？大学应该是依附的，还是独立的？大学是一面镜子，还是一座灯塔？大学应该迎合国家当前的实际需要，还是传递及推广高深文化？在专门化的时代中，一个智性社会有无存在的可能？一种国家化的工业能否具备世界性？一所教育机构是否能将这种显然的矛盾的目的兼容并蓄”？^⑧对于这些问题，他显然同意的是后者。他认为：“大学是社会所有机构中，唯一能作理性思考，寻求建立基本原理的地方”。^⑨他认定大学的唯一目的是“发展理性思考”。

赫钦斯对大学功利主义的抨击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以后，虽然在美国的大学中这种功利性仍在发展，但在大学沿着功利主义的轨道越走越快的进程中，起到了振耳发聩的抑制作用，使得美国的高等教育在不知不觉中开始重视人及其理性发展问题，尤其是人本主义在80年代高等教育中的复归，应当说是得力于以赫钦斯为首的教育家们的认真的改革。

二次大战后，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并没有停止，但在冲突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融合的趋势。那些在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中能够融两家之长的大学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如哈佛大学等。早在1869年，艾略特在担任哈佛校长的就职演说中，就指出了在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并不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他说：“关于语言、哲学、数学或科学是否能提供最好的精华训练，普通教育应该主要是文学还是科学这类无休止的争论，在今天对我们没有实际效益。本大学认识到在文学与科学之间并不形成真正的对抗，并且赞成不应该在教学或经典、科学或形而上学之间作眼光短浅的取舍。这些我们全都爱，而且都要最好的”。^⑩哈佛大学较早地实现了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融合的尝试，这一做法在二次大战后得到迅速推广。

1957年，具有物理学专业同时又是文学家这样独特经历的英国学者C·P·斯诺在剑桥

大学作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讲演。这一讲演在西方的知识界和高等教育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直接推动了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融合。所谓两种文化指的是文学方面的知识分子和科学方面的知识分子这两种类型的专家所各自形成的文化，实际上就是指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所培养出来的人所各自形成的文化。前者是指理性主义的教育模式，后者是指功利主义的教育模式。斯诺认为，“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的知识界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两种文化的对立与隔绝，每种文化虽然都在不断地产生着许多卓越的天才，但是，两种文化相互之间的对话隔绝到了几乎滑稽的程度，简直使人感到是悲剧。尽管这样，以科学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却带来了技术革新，其影响正在给整个人类的生活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将来的趋势是明显的，但对两种文化的隔绝可以放置不管吗？”^②在这不断深刻化的两种文化的隔绝中，斯诺看到了现代的危机。他的这种文化分析正是对西方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各执一端做法的深刻反思。

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向融合的方向发展，尤其是理性主义又重新在高等教育中的复归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首先，西方社会逐渐完成了由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技术与工业的社会，更为重要的是人的完善发展的社会，新的生产方式对人的发展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其次，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复兴为理性主义的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功利主义教育的某些弊端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有所暴露。再次，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为一种素质教育，职业变化的迅速性使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发生困难。最后，现代社会的诸种危机促使人类社会从人类本身探讨根源，人与社会正在成为未来社会的永恒主题。可以断言，现代社会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促进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融合的根本动力。

三、思考与展望

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是高等教育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何种程度上解决两者的冲突。教育的对象是人，这是教育的基本规律；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这已为现代社会所证明。笔者认为，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高等教育要以功利主义作为主要的价值选择，即高等教育要为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在高等教育中融合，是更高层次上的融合，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也无必要实现这种融合，或者说实现这种融合的经济基础并不具备。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看待高等教育的发展，才有可能为实现两者的融合创造充分的条件。而作为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价值选择不应该是冲突，而应该是合作或融合。但融合与合作的方式可以是各种形式的，既可以是一个学校内部的融合，也可以创设不同类型的学校，实现不同类型学校在一个国家内部的融合。作为个体来说，应该选择有助于自身发展与个性完善的途径，在社会的大系统中实现人的价值。

可以预料，就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而言，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不会停止，实现真正的融合还有待作出艰苦的努力，但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要成为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机构。

〔注释〕

- ① (美) 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 郑继伟等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第25页
- ②③ (英) 博伊德 《西方教育史》 任宝祥等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36页、第39页
- ④⑤⑥ (美) 佛罗斯特 《西方教育的历史与哲学基础》 吴元训等译 华夏出版社 第69页。

(下转第30页)

远性及与其它知识和能力配套的问题, 这就会引起人才培养的单向性与环境适应性之间的矛盾。这种各自都强调自己、优化自己, 最终必然得不到总体的优化, 反而会使课程机构设置繁复, 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另外, 我们还应注意, 竞争的优胜劣汰法则与优化学校专业结构之间往往并不一致。专业设置的优胜劣汰一般是以一定时期内的人才市场变化为依据, 而教育则是面向未来的事业, 具有未来性, 不可能在短期内见效。短期的, 及时的, 直接的市场机制未必能充分反馈人才的社会效益。合理的专业结构只能在准确地弄清社会需求方向和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才能加以确定。因此, 在对现有专业进行调整和改造时, 既要积极, 又要慎重, 不能轻率地只去适应社会经济生活中某些短期行为的需要, 而应在调查研究和科学预测的基础上作出超前规划, 正确处理基础和专业的关系, 使专业有一个长期的整体的合理布局, 现在实行的“按系招生、拓宽专业口径”的作法, 就是为了抓住现在, 把握未来。因此, 要注意在高校工作中避免追求教育中的局部利益、现实利益等“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要充分认识到未来预测与现有学校建设在时序上的中断必然会破坏学校自身的有序结构和整体功能的均衡发挥。

4. 公平原则 只有在公平的环境下, 竞争才能成为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杠杆。在运用竞争机制时, 一定要注意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这样才能给人以压力和动力。可是, 在现有的教师聘任制中, 虽然在指导思想强调了以能力为主要标准、择优晋升的原则, 但在实际执行中, 却普遍地心照不宣地加进了一个标准, 即论资排辈, 这是不会使人产生压力和动力的。因此, 光引入竞争还不够, 还需要千方百计地改善竞争条件, 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和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 使参加竞争的每一个成员都能真正地实现自身的价值。

参考资料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2. 《苏联关于教育思想的论争》 杜殿坤 朱佩荣主编。
3. 美国《交流》 1988年第3期。
4. 《教育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制。
5. 《外国教育动态》 1988年4、5、6期。
6. 《高等学校管理》 王润主编 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编。
7. 《怎样增强企业活力》 曾国祥等编著。
8. 《中国高等教育》 国家教育委员会主编, 1989年第1期。
9. 《领导科学基础》 夏禹龙、刘杏等著。

(上接第36页)

- ⑦符娟明:《比较高等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31页
- ⑧⑨⑩(美)博耶:《美国大学教育》 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77页。
- ⑪(英)纽曼 《大学的理想》第152页
- ⑫⑬康健:《威斯康星思想与高等教育的社会职能》 载《高等教育研究》(华中理工大学)第40页、第41页
- ⑭⑮郝克明等:《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 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26页。
- ⑯⑰⑱⑲(台)《西洋教育思想》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控著 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第908页、第909页、第911页、第911页
- ⑳《日本的大学》 北京大学亚非所编 第25页。